

长篇小说

樱花煞

边震遐◆著

爱情是一首没有休止符的永恒乐曲……
爱情没有种族也没有国界，如秋水流淌……
爱情是一朵美丽的花，花开花落，花香依旧……



昆仑出版社

櫻花煞

边震遐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樱花煞 / 边震遐著. -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7.

ISBN 978-7-80040-906-6

I. 樱… II. 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9746 号

樱花煞

作 者: 边震遐

责任编辑: 丁晓平

装帧设计: 苏 馨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 66531659

E - 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80 千字

印 张: 9.75

印 数: 1—5000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040-906-6

定 价: 20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印刷厂调换)

第一章

日本谚语说：“最难忘，花见时。”

花见，是日本人对赏樱的雅称。日本庆长三年，战国时代统一全国的武将丰臣秀吉任太政大臣，权倾朝野，他在京都醍醐寺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赏樱会，史称“醍醐花见”。从此，日本民间便流行开了一个词语：“花见”。

“花见”二字，寄托了日本人对樱花的浓烈诗意，也表现了日本人对汉字的钟爱和巧用。

夏惠子十八岁那年的花见时节，让她终生刻骨铭心。

十八岁，是女人最值得骄傲的年龄。十八岁时候的夏惠子不姓夏，姓小林。小林惠子在十八岁的花见时节初涉爱河，却差一点走向毁灭。

小林惠子是主动爱上中国侨民季炎如的。初见季炎如的那年正在读大学一年级，按中国人的说法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而季炎如却有过的两次失败的婚姻，已经三十三岁，比惠子大十五岁。惠子的父亲小林哲坚决反对女儿的选择，不仅嫌对方年龄偏大，有过婚变史，除此以外，还有更重要的理由。

小林哲年幼的时候，在祖父的督导下读过中国的经典《论语》、

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成年后长期在上海办厂做生意，曾不止一次向女儿炫耀说，他在上海有过的辉煌并不是靠炮舰开的路，也不是靠军刀撑的腰，而是全凭自己的本领和诚信，因此，本来对中国并没有太多偏见。可是，要把女儿嫁给中国人，这就难以认可了。当时，整个日本因为明治维新而国力大增，连续打败中国与俄国，侵占了朝鲜半岛，抢下了德国在中国的地盘，正处在“脱亚入欧”的狂潮之中；在这样的时风下，若让自己的宝贝独女成为一个中国穷书生的妻子，这在社会上毕竟是一件大大有失体面的事情。

小林哲出身望族，事业失败了，架子还得牢牢端住。在女儿婚事上，他决不肯降格以求。他劝女儿说：“爱情是个泥潭，年轻人最容易把它当作游泳池跳进去，常常一跳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千万小心啊，爱是会让人变得愚蠢的。你是名门之后，又美丽又聪明，选择的机会大大的有，可不要为了贪图一片树叶而放弃一座森林。”

惠子根本不听父亲的教导。她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，生活优裕，个性独立而奔放，在中学阶段就痴迷希腊神话故事，想当一个像阿佛罗狄忒那样的爱情女神，神通广大，好似海洋上的浪花一般自由自在，又具有凡人一般的七情六欲。父亲感到越来越难以管教自己的女儿，就严厉警告说，如果在婚姻问题上一意孤行，就要用“破门”的传统家法来惩处，从此断绝父女关系。使小林哲万万料不到的是，没等他下达驱逐令，惠子竟然离家出走了，还留下了一封哀的美敦书式的告别信，宣称她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，如果父亲不登报认错，她将永远不再回到父亲的身边，万一逼得无路可走，就去拜会黄泉下的母亲。

是表叔松谷雄次郎藏匿了惠子。松谷的祖上在幕府时代失去封禄，成了怀书抱剑浪迹天涯的武士，保持着以忠诚、信义、名誉为处世信条的传统。松谷成年后，立志要为大和民族做一番开拓事业，曾接受一个政治团体的派遣，到中国的东北和上海等地考察研究好多年，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成了一个“中国通”。此时他的职业是一家综合性月刊社的社长，在东京文化界小有名气。小林哲雇请私人侦

探查到了女儿的下落，好说歹说，她也拒不回家，甚至以死相胁。为了这件事，小林哲迁怒于松谷，怪表弟纵容了惠子的叛逆行为，甚至口出恶语，指责他存心诱拐自己的爱女，两人大吵一场，差一点拔拳相搏。

其实，松谷帮助惠子，纯粹出于一片好意，惠子永远心存感激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惠子与父亲的决裂，是一种必然，也许从她的童年时代起，就埋下了失和的种子。

惠子的外婆原来在东京当酒吧女郎，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美国水手，说是乐意出大价钱雇请她当临时导游。几天工夫兜了几个名胜地，这位洒脱的美国佬突然不告而别，不但赖了报酬，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留下，唯一留给她的礼物，便是一个美丽的混血儿，也就是后来成为惠子妈妈的美雪。还好那时候提倡人种改良，赞成日本女子与白种人通婚，即便是非婚生的混血儿，也不会受到歧视，甚至还有人十分羡慕。惠子的外婆带着初生婴儿，日子总算还过得下去。

美雪长大以后，用她的姣好容貌作资源，当了一名艺妓。在一次日本传统的“女体盛”宴会上，全身裸露的美雪将洁白无瑕的青春躯体充当玉盘，将各种寿司和生鱼片之类的美味食物直接摆上她的肌肤，供食客们用美色佐餐。食客中有一位风流倜傥的阔少，为美雪的姿容所迷醉，压根儿就没有吃好这一餐丰盛的料理，第二天就托名人说情兼用重金替美雪赎了身，且不顾父母反对，快速成婚，以度蜜月为由，一起西渡到了中国上海。从此乐不思归，就在上海做起了生意。这位叛逆阔少就是小林哲。

一年后，带有第二代白种人血统的惠子出世了，美丽又聪明，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。意外的是，当惠子开始上学的时候，父亲因为不赞成日本企业主对中国劳工的过分压榨，被日侨企业界首领指责为大和民族的叛徒，横遭排挤，生意连连受挫，一些本来要好的朋友也同他疏远了。父亲受到刺激，变得玩世不恭了，对母亲的感情也一落千丈。母亲怕让女儿知道会难过，开头总是假装着没事儿一样，憋着不说不闹，独自忍受。后来，母亲患上了一种慢性病，经名医会诊，认

定难以逆转。父亲身心交瘁,脾气越来越乖戾,老是不回家。事业的失败和对婚姻的不满,使他变得既自卑又蛮横,常靠美色、美酒、美食“三美”打发日子。有时候喝得酩酊大醉,深更半夜摸回家来,等母亲一开门,他就瘫倒在门旁,口吐污物。生病的母亲把他搀扶起来,为他更衣擦洗,还要受其打骂。母亲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,越来越胆战心惊地过日子,即使为出门理发买药这样的小事,也要先查皇历卜个凶吉再作决定。年幼的惠子可怜母亲,又无法理解父亲的蜕变,只好偷偷地哭。在她十二岁那年,随着爷爷过世,父亲变卖了在上海的所有家产,带着妻女回到东京。在松谷家族的支撑下,父亲另起炉灶,和别人合伙办企业,境况虽有好转,可是他对母亲的态度却每况愈下了,甚至不愿再同母亲说话,即便有事非得一道上街,母亲也不能同他并排走在一起,非得落下一段距离。十多年的患难夫妻,完全成了陌路人。

渐渐明白世事的惠子,为妈妈的遭遇深感不平又满怀狐疑,开始悄悄地探究起爸爸越来越厌弃妈妈的原因。有一回妈妈发烧,爸爸仍旧借故外出,惠子假托为妈妈买药,像个小小的密探一般跟踪爸爸,悄悄地来到一幢私宅外。开门迎接爸爸的竟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,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,差不多可以当自己的姐姐,虽然谈不上多么美貌,不过体态丰腴,皮肤特别白嫩,白嫩得让混血儿后代的惠子也嫉妒。惠子终于醒悟,从此以后,妈妈再也不可能得到爸爸的爱了。她不忍心将这事告诉妈妈,只告诉了表叔一人。表叔冷冷地回答:“这事我早就知道了,你爸爸也有他的难处啊,你妈妈有病,多少年没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了,等你长大了就会懂得这个道理的。不过你应当相信,爸爸是疼爱你的,会永远疼爱你,你要用心读书,不要掺和到这件麻烦事里面去。”

惠子从小爱妈妈。记得在上海读书的时候,所在的日侨小学有一个漂亮的花园,孩子们放学以后都爱逗留在花园里玩耍。天快黑了,校工就会敲响钟声,叫做“爱之声”,代表妈妈的呼唤。许多孩子玩疯了,赖着不想回家,而惠子却和这些孩子不同,只要一听到“爱

之声”响起，便头一个向伙伴们告别回家，免得让妈妈挂念，校工爷爷总会笑着夸她是“最爱妈妈的好孩子”。在她上中学的时候，就立下志愿报考医科大学，将来成为一个医生，好给妈妈看病；不料等她刚刚跨进医科大学的门，妈妈的病况就急剧恶化，开始进入了垂危状态。惠子爱妈妈却无法报答妈妈给她的爱，成了她心中深深的痛。

惠子永远不能忘记妈妈最后的一个嘱托。

重病的妈妈特意把惠子喊到床前，偷偷地把自己的全部首饰包括结婚钻戒，都交到她手中，呜咽着说：“好女儿，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去卖了，赶紧为妈妈办一件重要的事，为我到公共墓地去另外买一处单独的墓穴，我死后决不进小林家族的坟地，免得将来同你的黑心爸爸埋葬在一起。我活着不能和他分开，死了也要和他离婚，好让灵魂得到安宁。”妈妈的首饰本来很多，都是珍品，在爸爸破产回国后，为了支持爸爸重新创业，变卖了绝大部分。妈妈说余下的这些首饰换来的钱，买个公共墓穴还是足够的，多下来的钱不要交给你爸爸，作为妈妈给你的最后一次礼物，你就留着用。妈妈又再三叮咛惠子，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，否则妈妈死了也不会瞑目。惠子跪在妈妈面前，用最庄重的传统跪法，双手靠近，手指并拢，头颈挺直，深深地鞠躬到底，哭着保证说一定执行好妈妈的嘱咐，请妈妈放心。

半个月后，妈妈在身心的双重折磨下离开了人世。爸爸为了保全家族和自己的名声，坚决反对按照妈妈的遗嘱办事，不由分说地还是将她的遗体安葬在自家的坟地上，惠子哭得死去活来也无法挽回。惠子虽然没能帮妈妈实现可怜的遗愿，但是在她心目中，从此以后，爸爸已不再是妈妈的丈夫了。

家庭的变故，给惠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。惠子自幼崇拜爸爸，总认为自己的爸爸是天下第一伟男子，聪明能干又潇洒；心想自己长大要嫁人，就要嫁给像爸爸这样的男人。当惠子还没有发现爸爸瞒着妈妈有了外遇之前，尽管怨恨爸爸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，非常同情妈妈的不幸，但是还能够原谅爸爸的酗酒和粗暴行为，猜想爸爸一定是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才会这样的。有时候，痛苦中的爸爸会突

然紧紧抱起她拼命的亲，粗硬的胡茬扎痛了自己娇嫩的脸颊，心中也会感到快慰，对爸爸的怨恨就会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觉得爸爸总归是爸爸，亲情总归是难分难舍的，爸爸的宽阔胸膛和有力臂膀，总会给她温暖，给她力量，值得她永远信赖。可是，随着妈妈的病情一天天加重，那个名叫清子的白皙女人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惠子的眼帘中；妈妈一死，清子竟又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自家的家，成为这个家中的合法女主人。于是，惠子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，便对爸爸产生了极度的失望，对这个家也就失去了依恋。她既恨继母又恨爸爸，当然最恨的是继母，常常在继母洗干净的衣服上泼洒洗脸水，用孩子气的方式发泄怨怒。她又怀疑继母觉察以后会反报复，时时提防，弄得心情压抑，神经越来越紧张。

尽管继母对惠子并不坏，处处体贴关心，她还是没法面对现实，每次见到爸爸和继母之间有一点点的亲热动作，都受不了，就会恶心反胃，总觉得是清子这个妖女人与爸爸合谋着害死了妈妈。她的脑子里经常乱糟糟的，就想着早一点嫁人离开自己的家。她甚至大胆地怀疑起祖祖辈辈信奉的神道教来了，觉得神道教虽然是凌驾其他宗教之上的国教，却不分善恶，既然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，就是现世神，只要忠于天皇，拥戴万世一系的皇统，坏事做尽也不要紧，一死也能成为神，反正“天地神祇八百万”，杀人恶魔死了也可以将他的灵位供奉到神社里，让人参拜。这样的宗教，怎么能保佑善良的妈妈呢？更别指望能给活着的好人带来幸福了。惠子懂得佛教讲善恶因果，讲人生轮回，伊斯兰教也讲大仁大慈赏善罚恶，只有神道教主张宽容罪恶。她决意寻找新的精神寄托，在迷茫中走进了基督教堂，听神父讲道，讲的原来是《圣经》故事，很好听，越听越入迷，从此相信人性本恶，人人生来都有原罪，所以必须经常忏悔，要不断做好事为自己赎罪，免得死后陷入地狱而进不了天堂。随即，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她就自作主张加入了基督教。

惠子加入了基督教，多半出于赌气，也就没有全盘笃行上帝旨意的悟性和决心。她对爸爸的怨怒日渐发酵膨胀，尽管爸爸厌弃妈妈

移情别恋的事已经过去，她既不能淡忘，更不能原谅，甚至因此而憎恨天下所有的男人，尤其憎恨成年男人。爸爸原来是那么有绅士风度，却也经不起年轻女人的勾引！惠子居然萌生出一种恶作剧式的念头，想报复缺乏责任心的成年男人，动用年轻美貌的资本，也去勾引成年男人试试看，去证明一下自己的魅力，搅乱别人的家庭，享受胜利的愉悦，补偿心中的寂寞与愤慨。

趁着进入少女魅力的绽放期，惠子采取行动了。第一个行动便是瞒着爸爸，请东京最有名的美容医生为自己做了双眼皮加深手术。头几天不敢回家，住在同学家里，爸爸好不容易找到她，见她眼上蒙了纱布，得知底细后，打了她一个耳光，说你本来就有双眼皮为什么还要瞎折腾，折腾瞎了怎么办？惠子说我就要追求完美，追求完美有什么错啊？吵死吵活要撞墙，不停地哭，爸爸的心就软了，深怕女儿刚刚完成的双眼皮加深手术不能正常愈合，破了相，便连哄带劝，对自己的粗暴举止认错道歉，求她千万别哭别哭，还雇了专业护士照顾她。

第一回合的胜利，不仅是追求完美的胜利，更是报复爸爸的胜利。有了这第一回合初战告捷，惠子的信心更足了。她开始讲究穿着打扮，开始实习眉目传情。她特别想试试成熟男子对美少女的抗御能力，结果使她获得了所向披靡百战百胜的体验，接连赢得了电话、情书、鲜花、首饰珠宝和邀请吃喝玩乐之类的热烈回馈。有一位两个孩子的父亲还为她神魂颠倒，跟自己的结发妻子闹得死去活来，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公然吵上惠子家的门，找家长告状，让邻居看笑话。这事惹得爸爸极为生气，只因为爸爸本人的行为不能垂范于女儿，才不便苛责。惠子暗自开心，本来就是想给爸爸多一点不痛快嘛。可是轻易得来的胜利毕竟不值得珍惜，她很快就厌烦了浅薄男人。她希望能遇上一条不愿随便上钩的鱼，遇上一条坚定持重的好鱼，再投下香饵，进一步检验自己的能量。

机会有了！目标就在身边。惠子家的花园紧挨着一条僻静的狭

窄柏油路，从她的二楼闺房窗口往外看，时常可以见到有个男子往返于她家的花园旁。这个男子约摸三十出头年纪，戴眼镜，衣着朴素，其貌不扬，只是每一次经过的时候，都是手捧一本书，目不旁视地入神阅读着，常有骑自行车的人和放学的孩子碰撞了他，不但毫不在乎，还给人家说对不起，一面继续走他的路，看他的书。这种专心致志的书呆子形象，倒也别具一格，颇有一种大智若愚的风度。惠子来了兴致，有一回伸手从窗外的枇杷树上摘了几粒青果，瞄准投掷，一粒两粒三粒，都没有投中，第四粒便不偏不斜地命中了他的后脑勺。这一下书呆子停下了脚步，用手揉着痛处，回过身走到栅栏边，朝里四处张望，用带着外国人口音的日语朗声吆喝：“喂喂，哪个小子这样调皮，爸爸妈妈没有教你要懂礼貌呀？有勇气就站出来让我瞧瞧！嗨嗨，谅你不好意思站出来吧！调皮鬼！”

调皮鬼没有站出来，调皮的行为却还没有结束。书呆子见到一根枇杷枝被人牵近窗口，忽又松手弹回，撞击了旁边的一棵樱花树，灿烂而易凋的樱花便哗啦啦地飘落下来，撒了书呆子一身。书呆子伸出手掌接住一些花瓣，凑到鼻尖闻闻，笑了，连声说谢谢谢谢，最终不见有人站出来，便成了当然的胜利者，又照样走他的路看他的书，没事儿一样。

一个照面，一个微笑，加上几句吆喝和几分诙谐，从此给惠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凭她的直觉，相信这个男人与众不同，至少有幽默感，有宽容心，相貌也不难看，眼镜玻璃后面的双眸是明亮的，深邃的。

几粒青枇杷，一掬樱花雨，实现了投石问路的侦察功能，惠子就有了继续探索的动力。日本的大学生都不住校，星期天，惠子摸准书呆子又将出现在她家花园外的时间，提前换好一袭漂亮的连衫裙，骑了一辆自行车，故意快速地逆向驰来，用一侧的车把狠狠地撞向书呆子，不仅撞落了他手中的书，连他夹在胳肢窝中的一摞书也撞落在地。

预期目的达到了，不撞不相识，一撞自然就有了对话的机会。可

是弄巧成拙，惠子的身子在慌乱中失去重心，猛地摔出去好几步远，膝盖撞到了路边的石沿上，鲜血当即流了出来，受伤的腿顿时发麻了，没法站起。她心中好不懊丧，暗暗地骂自己犯贱，自作自受，又不愿说出自己的家就在旁边，一时竟没了主张。书呆子惊魂甫定，连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，先扶着她坐在路边，急忙掏出手帕为她作了止血包扎，又架起自行车，扳正跌歪了的龙头，拾起自己的书要她捧住，果断地搀她坐到车架上，推着她去附近的医院治疗。

当天傍晚，从医院回到家中，继母除了悉心照料以外，只有柔声安慰。爸爸却恶狠狠地给了她好一顿数落，怪她长不大，风风火火总是像个男孩子，缺乏名媛素质，更没有女大学生的样子。其实爸爸为她跌伤而心痛，在碰巧接听表弟松谷雄次郎的电话时，还通报了这件事，又说：“惠子跟你这位表叔特别亲，能听你的话，拜托你多劝劝她，让她安分一点，好好上进。”

松谷喜爱惠子，明知她伤得不重，还特地赶来看望。松谷在榻榻米上见到一本中国书法字帖，封面上写有“季炎如”三个毛笔汉字，诧异极了，就问字帖的来历。惠子告诉他负伤经过，说是不小心撞了一个名叫季炎如的中国人，这个好心人不但不恼火，还把她送进医院消毒包扎，趁便借了他的一本书来看。松谷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有缘千里能相会，这个从中国来的炎如君原来是我的朋友啊！碰上一次小小的车祸，想不到又成宝贝外侄女的朋友了！”

有了松谷这座桥梁，惠子和季炎如的加速沟通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季炎如当时在东京一家印刷所任编校，又受聘于一家书道馆，担任中国书法讲习班的教师，而主要精力则用在研究学问上面，同时给几家报刊撰写和翻译文章。刚到东京留学的时候，因为经济困难，打过零工杂役，挨过日本老板结实的拳打脚踢和响亮的耳光，让日本人骂过“支那猪”。那时日本学界流行的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新学说，他读的是西洋书，受的却是东洋气。后来灵机一动摆起了写字摊，兼治金石印章，这才扭转了窘境。通过书法金石，他同松谷雄次郎交上了朋友，松谷还赠给他一个“街头书道高手”的雅号。季炎如一手怀素和

尚式的狂草，龙飞凤舞出神入化，把许多日本的书道迷都倾倒了，把他的书法看作是“汉唐上国遗风”。在日本书道史上，有一位被尊为日本书法圣人的空海和尚，其作品的精髓，是创造性地熔铸王羲之和颜真卿的不同风格于一炉，特别受到日本人的喜爱，凭借季炎如的功底，仿写起来得心应手，惟妙惟肖。他把屈原《离骚》中的诗句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用怀素与空海两位和尚书法大家的狂草和行体写成字幅，在松谷的热心推荐和炒作下，大批书道迷都愿意高价相求，写多少就能卖出多少。他一度乐此不疲，还着实发了一点小财。

惠子爱书道，原本也是日本社会的贵族遗风。日本历来崇尚中华文化，不忘在盛唐时期有过日本人舳舻相接赴长安学习的情景；“明治”和“大正”这两个当代年号，也取自于中国古代名著《易经》里的典故。所以在明治期间，日本全国上下一边热衷于“脱亚入欧”，拼命吸收西方知识，一边又继续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迷恋，还掀起了一股学《易》的高潮，政府还制定过一个“不知《易》者，不能入阁”的组阁原则。明治维新以后，东京的上流社会，也包括各地到东京求学的士子，都爱用汉语说话，用汉字写诗文，以表示有学问。惠子虽然出生在上海，爸爸也用这个传统熏陶她。惠子刚刚上小学的时候，尽管上的是日本侨民小学，六岁那年的六月六日，按照日本风俗这是学书法的吉祥日子，爸爸就让她正式开始练习汉字书法。爸爸说汉字书法的学问有多么多了不起，相传仓颉造字的时候，“天雨粟”，“鬼夜哭”，惊天地泣鬼神。爸爸还特意为她买了用湖笔徽墨端硯和宣纸配套的文房四宝，规定要做“临书”、“描红”和“双钩填墨”的书法日课，还让她背诵“颜筋柳骨欧体肉”之类的书法要诀，天天临摹《兰亭序》。为了增加她对中国书法的兴趣，还特地带她到古城绍兴的兰亭去游览，观赏书圣王羲之跟文友们玩曲水流觞的小溪，给她讲王羲之怎样培养儿子王献之也成为书法大师的故事。

眼前有了季炎如这样一位现成的书道高手，惠子连忙拜他为师，爸爸自然赞成，只是没有想到女儿会风驰电掣般地恋上这位书道老

师。这一点连松谷雄次郎也始料不及。当小林哲登门向他打听季炎如的背景情况时，他便原原本本地实话照说了，并且同意表兄的见解，觉得惠子过于天真幼稚，她的选择的确太不合适。在惠子与爸爸发生多次口角以后，松谷接受表兄的恳托，特地打电话邀请惠子面谈，准备诚心诚意地劝导她赶紧中止这个浪漫的爱情物语。

惠子准时来到表叔家中。她带来了足以表明自己心迹的证物：一袭浅花连衫裙。这袭连衫裙的前摆上沾了一片巴掌大的墨渍，惠子坦率地讲述了这片墨渍的来由。

半个月前，惠子不满足于在书道讲习班上听季先生讲课，大胆地闯到季先生的住所当面请教。面对如此热诚的书法痴迷者，季炎如深感自豪，滔滔不绝地说：“汉字书法变化无穷，楷书端正，狂草灵动，庄重如山岳，飘渺似云烟，骤雨旋风，龙飞凤舞，虎踞豹跃，真是出神入化啊！难怪日本人这样崇拜中华书法，称之为‘书道’。”惠子有点不耐烦，说：“先生的这些道理在课堂上已经讲过了，能不能给我讲讲要领啊？”季炎如说：“要领就在于两个字：心正。颜真卿说‘心正则笔正’，写字的时候务必要心正，不可有邪念。”

务虚之后，季炎如就为弟子讲解用笔的各种具体方法：中锋、侧锋、藏锋、出锋、方笔、圆笔、轻移、疾徐等等；还耐心阐述了在字体的结构上又该如何虚实相生，避免呆笔；又举例说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一共三百二十四字，其中有二十个“之”字，各有不同的体态却个个精妙！又演示了书写时该如何正襟危坐，意沉丹田，把握好悬肘和虚拳；落笔时又该怎样欲下先上，欲右故左，欲提故挫……

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法自然是欲速则不达，妙龄少女很快就头晕了，连连说：“哎呀这么难呀！怎么好像玩阴谋一样啊！”

季炎如正告日本姑娘说：“练汉字书法本来就难，怕难就练不成。我五岁那年父亲教我练书法，为了不让我的手发抖失去平衡，得在握笔的虎口上放一只装满水的酒盏；酒盏里的水要是洒出来了，父亲就给我吃板子，毫不留情。”

“季先生会给我吃板子吗？”惠子怯怯地问。

“我不是你的父亲，当然没有处罚你的资格。”季炎如宽容地答。

“我就是没有耐心学书道理论……”惠子迟疑着说，“先生干脆手把手教我练吧，拜托先生了！好吗？求您了！”

“手把手？”季炎如愣了一下。第一个念头是：“这可不好，让别人看见更不好！”第二个念头是：“让一只粗壮结实的男性大手把着一只娇嫩可爱的女性小手练书法，这该多么浪漫多有诗意啊！”他稍稍犹豫片刻，终于经不起浪漫和诗意的诱惑，觉得身为师长者，手把手教弟子练书法名正言顺亦无可，便当仁不让地靠近她身旁，捉起了她握笔的右手。

就在这手把手临帖的时候，头一回肌肤接触，也许两人都有些紧张，一不小心打翻了墨汁瓶子，飘起了一屋子的松墨芳香。浓黑的墨汁顺着桌面的倾斜度迅速流淌，直接流淌到了惠子的裙摆上。

季炎如手忙脚乱，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，要她在屋里等着，拉开门就要上街，说是马上去买一条裙子回来。季炎如的房东是一位勤劳和善的欧巴桑，听到响动急忙跑来，弄清原由后，转身就返回自己的居室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件年轻时穿过的连衫裙，让惠子替换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不用！不用！”惠子红着脸推辞说，“都怪我自己不小心，不能再给别人添麻烦了，我这就回家，回家去换比较方便。”

说完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，跨上自行车匆匆回到家。她脱下裙子，只洗澡不洗裙，把沾了浓墨的裙子晾干后，当作宝贝收藏了起来，把它看成是一件爱情的信物。

惠子一边叙说，一边下意识地捧起裙子贴到脸颊上亲亲，好似沐浴在遐想的温泉中。她见表叔将信将疑的样子，又把裙子张开，向表叔展示那幅神来之笔似的泼墨作品，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雁。

“您闻闻有多香！这香味经久不褪啊！”惠子还把“大雁”捧到表叔的鼻子前，得意地说。

望着惠子那双熠熠闪亮的眼睛，松谷感动了。这是一双初恋少女的眼睛，眸子里燃烧着的真情，即便是炉火纯青的名伶都表演不出来的。松谷在心中暗呼：“完了完了，没法向她爸爸交代了，我还没

有来得及说服惠子，反倒让惠子给说服了！”可是，受过武士家风熏陶的松谷雄次郎，懂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原则，他必须实践对表兄的承诺，便单刀直入地对惠子说：“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上炎如君了，不过他是配不上你的呀！你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吧！”

“底细！什么底细？”惠子着实一惊。

“他可是一个结过两次婚的男人，头一次是他抛弃了妻子，第二次是妻子抛弃了他……”

没等松谷把话说完，惠子就咯咯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底细哩，这一点点破事，在我头一次请季先生喝咖啡的时候，他就跟我直说了。在我看来，他不是加害人只是受害人，并不承担道义责任。更何况，季先生多才多艺，精通日语，不但擅长书道，能唱日本谣曲，还能用日文写俳句，写的文章敢向东京各大报刊投稿，发表以后连日本名人都叫好，您说说，这样的男人难道还不值得喜欢吗？”

松谷当然比惠子更了解季炎如。这样的男人的确值得女人喜欢甚至迷恋。这就是松谷和惠子最终达成的共识。

后来，当惠子和季炎如真正相爱并且同居后，惠子曾用幸福的口吻向松谷感叹说：“原先呀，我只是想用少女魅力，试着去征服成熟男性的，结果，反倒被成熟男性首先征服了！”又自相矛盾地夸耀自己找男人多么有眼力，松谷就笑话她说：“你是逗鬼引出了佛，瞎猫碰上了个金老鼠。”

正因为表叔的这一点重要共识，造成了惠子对父亲的公然抗命。自从小林哲续弦以后，心中一直明白惠子对继母有着强烈的排斥情绪，总是好言好语劝她说：“为了小林家族的声誉，也为了从小就疼爱着你的爸爸，你一定要学会忍耐。大和民族历来崇尚一个‘忍’字，先贤教导我们，‘自我忍耐是走向自我完善的通途’，‘忍耐是成功的唯一保证’，‘能忍则无往不胜’，这些都是至理名言啊！何况，你继母是非常喜爱你的，作为小辈，你也就忍让一点吧！”

惠子决不忍让。自从父亲偷偷地同清子来往以后，惠子就认定

清子就是与父亲合谋害死妈妈的凶犯，怎么可以对凶犯忍让？对父亲也不忍让。父亲对病中的妈妈一点都不忍让，怎么能叫女儿对他讲忍让呢？决不！从父亲和继母身上，惠子得出了一个看法：大和贤人所崇尚的“忍”，本身就是虚伪的，不该忍的强忍，该忍的偏偏不肯忍。因此，在勉强维持了一段胶着状态之后，随着一次金刚怒目式的激烈争吵，这个一品之家便正式解体了。这次争吵中，继母清子头一回公开地站出来为父亲帮腔说：“像惠子这样一个出身名门又聪明漂亮的女孩子，甘心嫁给一个结过两次婚的支那穷书生实在太亏了，真是自暴自弃！”

惠子听完这话，就说：“好吧，就让我自暴自弃给你们看看吧！”说完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家，干脆和季炎如一起，住进了东京西区的一间普通“兔小屋”。

又逢花见。那是惠子同季炎如相识后的第二次花见，也是惠子在异国故乡度过的最后一个赏樱时节。

赏樱时节一到，日本举国上下都会进入痴狂状态，男男女女都兴高采烈，一家家扶老携幼地出门观赏樱花。松谷雄次郎带着惠子和季炎如，特意提前一天专程赶往京都，第二天一大早来到著名的赏樱胜地岚山，趁着人潮涌起之前抢占了有利地形，在一棵粗壮的八重樱下铺开毯子，从藤篮中取出糕点、果品、菜肴和清酒，安坐了下来。

本来，在东京和东京附近可以赏樱的地方并不少，松谷雄次郎所以决定大老远地赶到京都赏樱，一是为了给惠子多一点新鲜感，二是为了让季炎如多长一点见识。季炎如到日本好些年了，埋头打工、学习和研究，一直没有到过京都。松谷觉得季炎如作为一个中国文人，京都是非到不可的。京都不但风景秀丽，气氛祥和，最大的特色是中国味实在太浓了。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九四年的千年古都，最初设计就是模仿中国唐代的两大名城，分为东西二京，东京仿照洛阳城，西京仿照长安城。果然，季炎如一到京都，还没有来得及找旅馆下榻，光是走马观花地乘车在京都几条主要街道转了转，看到满街的中国